

说漓江游漓江

◎文/图 陈广林

“不愿作神仙，愿作桂林人”，陈毅元帅为桂林的题词令人神往。宋朝王正功的诗句“桂林山水甲天下”，道出了桂林之美在山水。当代散文家李健吾在《雨中登泰山》中写道：“山没有水，就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是啊，我正要写写桂林山水的眼睛——漓江。

漓江确实太美。两年前我也写过一首歌词，叫作《印象漓江》：天底下有一条美丽的江，/流过灵渠流进我的梦乡。/天底下有一条美丽的江，/生于猫儿山长在太平洋。/你用清澈透明的手掌握，/托起象鼻古老的曲水流觞。/你用浓墨重彩的彩妆，/装点着如诗如画的层峦叠嶂。/黄布金滩上的倒影，/映红了夕阳也陶醉了月亮。/印象刘三姐的歌声，/荡漾着山水间最动人的绝唱。/天底下有一条美丽的江，/那是桂林人的亲娘。/天底下有一条美丽的江，/那是小伙子的新娘。

漓江让人魂牵梦绕。在桂林生活20多年，我曾10次游览漓江，其中各有乐趣。

游览漓江的最佳季节是春天。每年三四月间，适逢桂林雨季，春雨霏霏，连月不开，清风习习，拂面而来。我们乘坐小船，仿佛穿行在一幅幅氤氲缥缈的水墨画里。烟雨漓江，百里画廊。小舟漾轻楫，流水何潺潺。一会儿，小船便驶入水墨画里去了，可眨眼拐个弯，片刻工夫，小船又从浓墨中探出头来，身后泛起长长的波浪和浅浅的涟漪。虽是春季，雾霭迷茫，那荡漾在水面的涟漪不甚清晰，但却别有一番韵味和诗情。春寒料峭间，江水凉飕飕，连小木船也是湿湿漉漉的，似乎一捏手稍用力便可以拧出水来。两岸青山穿梭在眼前，游走于天地间，多么妩媚，料想青山看着我们也是一样美丽。春游漓江，四野苍茫，云里雾里，一定要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忘却尘世间的烦忧牵肠。有一回，我们请求船工任用船桨和长篙，任由小船缓缓随波逐流。或轻启玉步，似睡半醒；或踌躇满志，原地飘移。仿佛停滞了时空的脚步，宇宙间的至善至美似乎都在这一瞬间凝固。混沌初开，万物启迪，模糊而又清晰，清晰化作迷离。以前读柳子



阳朔县城边漓江风光

厚的诗，知道“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有一番境界和一些动感的，可是，在这里，在烟雨漓江上，一切的动都显出多余和累赘。我们乘坐的小木船，船下的流水，乃至我们轻轻波动的心脏和气息，此刻都应该屏住。让我们充分体验这静的妙韵。宁静致远，微观觉悟，又何必对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执着以求，时时刻刻放之不下呢？舍得舍得，有舍弃才能有所得，宇宙如此，人生亦然。

也曾春夏之交游览过漓江。百草丰茂，树木葱茏时，两岸风景苍翠欲滴。某年五前一夕，我们几人人从古镇大墟启程，背起简单的行囊，徒步游走漓江。一路欢歌谈笑，惹得草木渐绿，春暖柔，阳光拂面，九马回蹄。近百里水路，但见清风送爽，江水初涨，两岸新潮闪烁，视野空前阔绰。早间，我们迎着朝阳迈步漓江岸边，不时与乘船游江的中外游客招手致意，相向行进，殊途同归。游客给我们送来羡慕和钦佩

的目光，这些素昧平生的鼓励和微笑，让我们信心十足，士气顿发，不由得更加紧前进的步伐。午后，当我们走得精疲力尽、摇摇欲倒之时，看着从阳朔返航的游船，虽然空空如也，却也能让我们联想到明日的希冀。真的呢，这些游船，一夜一夜的休息，第二天又载着新的游客涉水作画，亲吻漓江。每日循环，周而复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世间事，物莫不如此，怎么会有终点呢？徒步漓江，既可欣赏到两岸景色，又能亲近农民庄稼和耕牛农舍；既深入江心腹地，又能跳出江面，从两岸或更远的方位对漓江作审美的观照，或对漓江的下一段景色满怀期待和猜想，那种忐忑的心情是乘船游江所无法体味的。更何况，徒步漓江期间，无数次乘船过渡翻艇，交替游走于漓江两岸。有时是全渡，此岸乘舟至彼岸；有时是半过渡，此岸A段坐船过渡至B段，真有着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妙趣。看看，这哪里是游

漓江？分明是在游走人生，筹划未来。当然，徒步漓江还可以锻炼意志和毅力，一举多得，何乐不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除却春天和春夏之交畅游漓江，还有一个季节也是领略漓江美景的好时机，那就是秋天。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多么富有诱惑力的意象。桂林的秋天，水瘦山峭，风韵窈窕。虽然漓江水的水位下降了，水量削减了，但水质却提升了，也更见澄碧和透明了。滴水悠悠，君子好迷。那一泓清澈的秋水，飘带一般，缠绕在英武挺拔的峰峦之间。最是两岸婀娜多姿的凤尾竹，仿佛漓江新嫁时的伴娘。金风徐来，竹影摇曳；暗芳浮动，幽微不绝。苏东坡曾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看来也是掏心窝的话。东坡居士如能生活在漓江边，定会安享幸福得像佛陀赛神仙。秋天游漓江的最佳地点可选择兴坪古镇。从兴坪乘坐竹排溯流至九马画山段，是百里漓江中最精华的

马君武的两次平南之缘

◎黄传豪

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号君武，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翻译家、科学家和教育家，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和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的老师，历史上获得“九个第一”的高光人物，与蔡元培有“北蔡南马”之称。而作为辛亥革命的元老和一代宗师的马君武，在民国史和桂系史中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人物。

马君武与广西渊源甚深，他祖籍湖北蒲圻，出生于广西桂林恭城县。1927年，马君武应广西省主席黄绍竑之邀回桂筹办广西大学。1928年6月，广西大学在梧州成立，马君武任校长。1929年6月，粤桂战争爆发，广西大学停办。1931年5月，马君武第二次任广西大学校长，后因故辞职。1939年，省立广西大学升格为国立广西大学，马君武第三次出任广西大学校长，并将之办成国内重要的大学之一。1940年8月1日，马君武病逝于桂林雁山校区，享年60岁。

马君武一生坎坷。九岁丧父，既无家产，兄弟姊妹又早逝，全靠母亲诸淑贞拉扯教育成人。他自幼聪颖，励志不息。因其曾祖父马丽文是道光初年的进士，为官时因奏劾某误国大臣被贬官至广西思恩府（今武鸣县）任知府。父亲马衡臣继承书香门第好学之风，10多岁就写得一笔好颜体字。1885年，父亲带着4岁的马君武到平南县衙署任幕僚，住在衙署西北角，这是马君武第一次到平南县。在他的自述中，马君武这样写道：

我是光绪七年（1881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恭城县署出生的，但是父母离开恭城很早。在四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到平南，平南的事，至今尚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平南是一个很小的



马君武

城，我们住的是平南县衙门西北角上一间小屋。屋门前有一株大榕树，树上有许多合群同居的八哥鸟。每天清早和晚上，它们叫得非常高兴，也很好听。大榕树底下有一对蛤蚧，衙门里的人都说这一对蛤蚧年龄很老了，年年都在榕树底下叫蛤叫蚧。出门向西走不多远，有一个水池。这水池到了夏天，满开荷花。水池向南有一间小屋，一厅两房。我父亲的东家姓曾的（名纪平，四川人），请一个姓阳的先生在这里教他的小儿子读书。我是我父母初生的第一个儿子，祖母把我当作宝贝，自己抚养。父亲和祖母商量的结果，叫我附在阳先生馆里读书。

小孩子初次上学的时候，照例要经过“发蒙”礼式。和我发蒙的就是姓曾的县知事。寻常发蒙时要读“人之初”这一部书上四句，就是：“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

我父亲以为这未免太俗，并“人之初”一本书也全不要我读。他所指定要我读的是两部关于历史的书，就是《历朝鉴略》和《龙文鞭影》。《龙文鞭影》现在书坊尚有得买，《历朝鉴



民国时期的平南县政府

略》一书现在很不容易见了。我记得书头四句是：“粤自盘古，生于太荒，首在御世，肇开混茫。”

……

我们住屋后有一个花园，园内地都是喇叭花。园边围墙后是菜地。我记得围墙经大雨倒后，又没人去修理它，家里人却借此出入。祖母和母亲时常与附近种菜园的人来往，他们也时常送一些新鲜菜蔬来。到年节的时候送一两只鸡来，祖母也送些东西回敬他们。有一天全衙门的人都非常惊慌，说是土匪要来围城，没多久土匪居然来了。城门都关闭了。直到很夜深时候父亲由县知事处回来，说：“谢天谢地，土匪并

不多，已经被团兵打散了。”我们大约住平南县一年。当时署理县知事大概是一年一任的，曾知事卸任，我们一家人都随着回到桂林。

我自从五岁离开平南县，以后虽然坐船到南宁经过平南两三次，但从没有时间去看看我“发蒙”的地方。直到民国十一年五月我在贵县避难后逃到平南县住一晚，发蒙读书的小屋已不见痕迹了。我们曾经住过的一间屋，虽然存在，但是已破坏不堪。经过三十六年，门前的一株大榕树尚巍然犹存啊。

马君武的两次平南之行，心情和境遇都不一样，心情的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却是

河段。这段水路不足十里，往返约需一个小时，三四人承租一个竹排，每人出资20元左右——人民币上所选用的图案恰好也是貳拾元面值的，神乎？就是说，每人花费20元就可尽情领略到漓江黄金河段之美。两年前，当地居民使用人工竹排，挥一支长篙，载着我们向绿水更绿处漫溯。满载一船落日的余晖，在袅袅山水间放歌。从兴坪民间码头出发，约5分钟，便游到百里漓江中最佳景点之一的黄布倒影。夕阳西下，数峰如黛，波光平似镜台，空惹您乘坐的竹筏涉江而来。数不清的凤尾竹点缀在群山之腰，如同仙女的秀发飘飘。特定的临近黄昏的时刻，河滩、翠竹、青峰、夕照、渔舟交织成一幅精妙绝伦的画卷，倒映在绿油油的江水之中，真真是美丽之极机会空前。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但得兴坪见。人民币贰拾元的背面，那幅图案恰恰出自此景，这便是著名的“黄布倒影”。当我们乘坐竹排畅游时，无数中外游客中的摄影迷，已架好相机，伸长脖子，踱步翘首以待，只等捕捉落日倒影那梦寐以求的瞬间。那情景有点像泰山看日出，长白山观天池，峨眉金顶盼佛光……大自然的造化真是可遇不可求，许多东西不只是为我们人类所准备的。我曾几度在下午时分分游黄布倒影，只有一次遇到最佳景色：时空融合，山、水、波、夕照、小船、倒影浑然一体！其余几回都未能赶上最佳的夕照及波纹和轻舟，遗憾过头。近两年，游船由人工竹排改为机动竹排，噪音大，耳朵怪，速度飞快。坐于竹排上，已无当年之宁静和悠闲。虽坚持游到了九马画山，努力数出了五六匹马，但那种温馨浪漫的感觉远远不如从前了。世间好物不常有，留取记忆成永久，呜呼悲哉！

此外，漓江上还有激动人心的《印象刘三姐》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堪称一绝，中外驰名，熙熙攘攘，也很值得鼓掌。去年五一之夜，我们两家人曾住在阳朔河边小屋，从背面遥看《印象刘三姐》，别有风趣，与我们某年寒冬端坐在正面的观众席观看的感觉迥然不同，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年年岁岁花香浓。

两张演出照

◎徐群

去一直活跃在本地文艺舞台的老友家小坐，他拿出演出影集与我分享。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后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老友直言：“音乐，真的能够丰富人生！”我也曾是文艺青年，点赞的同时，不由想起自己的两张演出照片。

1987年冬天，我就读的前身为南通籍清末状元、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的纺织行业名校——南通纺织工业学校迎来30周年校庆，学校联手南通市歌舞团筹备一台庆祝晚会。一天下午，我在球场打球，广播里响起当时火遍大江南北的《故乡的云》《信天游》，听着听着，不禁跟唱起来。“这位同学，你是哪个专业、哪个班级的？”歌声引起一旁校团委老师的注意。晚会急需在校男生声独唱，老师建议我去试试。听完试唱，导演拍板让我唱两首歌。《故乡的云》已定专业歌手演唱，根据嗓音，导演给我选了同样抒情的《朋友珍重》。

演出当晚，学校礼堂人山人海，电声乐队震撼人心。我的节目排在倒数第二：先唱热烈明快的《信天游》渲染气氛，再唱舒缓深情的《朋友珍重》，表达对天南海北校友、朋友的祝福。或许是女主持人过于激动，给我报幕时竟倒了歌曲演唱顺序。导演听了急忙叮嘱准备上场的我：“小伙子，将错就错，你就先唱《朋友珍重》吧！”一曲唱罢，又出意外：乐队把《信天游》演奏成了慢歌！我表面平静，内心其实焦急万分。当唱到“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一句时，台侧传来导演不断加快的击掌声，引领演唱步入正轨。雷鸣般的掌声中，导演笑眯眯地对我竖起了大拇指，说：“你唱得真好，很有感情。”

学校发演出照那天，播放了晚会录像。看到荧屏上着藏青色西服的少年，我竟有些恍惚，不太确定那人是自己。

2005年9月底，江苏省第三次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在南京举行，毕飞宇、范小青等文坛名家全程参与。主办方邀请前线歌舞

团联欢，需要代表出节目，很快戏曲、相声有了，只缺独唱。“寻人启事”一出，我就被作家读书班几个夸我唱歌声情并茂的同学推荐。

那年3月，全省18名青年作家在南京中山植物园参加省作协举办的读书班，距我做完胃肿瘤手术已有9个月。有人说作家心思敏感，但我以为那是一种悲悯情怀。一次洗澡换衣，班长贾哥发现了我腹部那道长长的疤痕。此后，我成了植物园里一株珍稀植物，备受关照。恰巧，我的生日在学习期间，班主任和几位同学背着我去商场给我买礼物。当生日烛光点燃，《生日歌》唱响，病后不曾落泪的我视线模糊了，唱起歌颂人间真情的《团圆》。

在我前面表演的是歌唱家陈晓。我没有因为她掀起的高潮而怯场，身穿读书班过生日时的白长T恤、蓝色牛仔褲，再唱《团圆》：“放开缆，起千帆，过沉舟侧畔，心中荡起微澜只有更眷恋。快乐的眼睛看天天更蓝，这一次团圆后再不言离散。”手执话筒，经历的酸甜苦辣，如江上行舟掠过眼帘；作家班同学给予的温暖，圆润了我因手术而中气不足的歌喉。

唱完第一段，我向台下深深鞠躬致谢：“各位老师、作家朋友，我的歌声虽然业余，但情感炽热。祝大家创作出更多华章！”话音刚落，一道倩影閃现舞台：大眼睛、留披肩卷发的她将用纱巾折叠的花朵递到我手中，说我的歌声打动了她。生怕我听不清，她又贴近我耳边说：“在人生与文学的道路上，让我们永远与阳光牵手！”

这位端庄优雅的女士，是创作出《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等优秀作品，时任省作协副主席的儿童文学作家黄蓓佳。现场一位前辈说，黄老师上台送花，这是第一次。

唱歌，有“以声带情”“以情带声”两种说法。前者，基于专业训练。对歌技空白的我而言，偶尔登台只能“以情带声”，歌声散发春日般的温馨、温情。

重男轻女的思想是怎样炼成的

◎陈平涛

中国人为什么重男轻女？我认为，这和社会传统观念密不可分。社会观念向来不是空中楼阁凭空而起，而是客观事实的产物，更通俗地说，是社会生存环境及生存方式的反映。

当然，重男轻女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是自古以来，“两河”赋予了中华民族优渥的生存条件，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居定所、仓廩实、衣食足，从而不必像生存条件恶劣的游牧民族那样东征西讨。而农耕的关键时刻。这段时光充满了纯真与希望，是他人生中段美好的回忆。尽管当时社会动荡，匪患横行，逃难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但平南人民的热情好客也让他感受到了温暖，大方豁达的平南情结，永远留在他记忆深处，那是一幅充满美好回忆的美丽山水图画，是挥之不去的诗和远方。然而，第二次到平南时，因为广西省长的马君武，身份和境遇已大不相同。那时的马君武乘船从南宁赴梧州途中，夜泊贵县却遭到袭掠，经历劫难余生的他在平南住了一晚。此时的马君武心情极度疲惫和沮丧，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悲情时刻，心情是非常疲惫、沮丧和糟糕，面对儿时的美好记忆也变得非常的模糊不清。这次经历让他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和命运的残酷，与第一次到平南时的天真无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后来，他在广西省军政界的推荐下，再任广西大学校长兼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因赴南宁任考试县长典试委员经贵县时，想起当时彭文蟠的惨死，心情更加沉重。他在彭文蟠墓前祭拜，写下了充满悲痛与哀思的诗句：“墓地枪声四面来，一朝玉骨委尘埃。十年始洗戎前罪，万事无如死别哀。海不能填惟有恨，人难再得始为佳。雄心渐与年俱老，买得青山伴汝埋。”表达了对逝去亲人的深切怀念和对人生无常的感慨。此时的马君武，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而是经历了世事沧桑、心怀悲痛的中年人。凭吊之时，一痛几绝！幸得从者婉劝，始登车上路，然犹不禁老泪之频挥也！

在传统观念看来，家族中多一名男性，相当于也就多了一个劳动力，战斗力，这不仅事关整个家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诸多现实利益问题，甚至更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处于这样的农耕文化长久浸润下的中国，无论是在内地还是沿海、乡村还是城市，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依然在部分人的观念里残留至今。

在不改变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情况下，想要改变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似乎不太可能。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是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长期存在的原因。这也就是“穷”，不仅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现状，同时也是使得这个地区变得更穷的原因之一。

随着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新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分工正逐渐替代锈迹斑驳的传统方式，而新的思想观念正逐步革新人们的部分传统观念意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也正在越来越多的观念中逐渐淡化，并因此扩散开来。城市自不必说，诸多职场女性的成功甚至所创造出的成就让男性望尘莫及，也使得这个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定义女性的价值。同时，凭借电视广播、网络等传播媒介的普及，加上乡村许多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涌入到城市，在不断地接受着新的价值观念并将其反哺于乡村，逢年过节他们带回家乡的不仅是新奇科技产品和靓丽服饰，还有新的观念意识。一种全新的生育观念也正悄悄地向广大农村渗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资本论》中的一句重要名言，同样，也是我们乐观地认为重男轻女思想所代表的一切封建落后观念必将消亡的重要原因。